

秋雨

□史国华

一觉醒来,天已蒙蒙亮。丝丝亮光透过窗帘洒落在床榻旁,屋檐滴水的声音淅淅沥沥,隐约中还有虫鸟在鸣叫,此起彼伏。

老郭隔着玻璃窗向外张望,秋雨飘零,如丝如绢,飘落在小区的树叶上、草坪上。老郭不经意间感受到一丝从未有过的淡淡哀愁,仿佛看到路灯下在雨中萧瑟的熟悉背影,忽然凉风从窗户的缝隙中钻了进来,猛地打了个冷战。一夜秋雨,秋天就这样悄然来到了人们身边。

随着岁月流逝,老郭已然在风沙里磨砺得干练老成。世界并不仅仅是白与黑,光怪陆离的七彩,争奇斗艳的竟放,或许不偏不倚才是生活的真谛与优雅。

老郭洗漱完毕,与夫人共进早餐后便驾车上班。“这秋天的夜晚,让我感到茫然……”车载收音机里传

家庭“维修工”的乐趣

□张家泰

随着家用电器增多,住房装修时间的推移,家里水电设施老化、装潢材料陈旧、家用电器损坏等事情发生频次增多,而市面上维修工人工资逐年上涨,一些小的修理没人想干,修理费甚至超过了买新产品的价格。因此,每一次家里出现状况时,在主妇喋喋不休的嘈杂声中,男主人心里就会更着急。到底是修?还是买?找谁修?

求人不如求己,当起家庭“维修工”。干不好再花钱找人修,万一干成了,那其中的乐趣,难以言表。

家里的门窗把手“暗道机关”坏了,找不到配件,需要安装明把手。先在网上买好把手,通过上网一看,才知道把手分为左执手和右执手。把新买的手电钻拿出来,按照说明书装好钻头,开始在窗户上打眼,开始怎么也钻不下去,后来又仔细看手电钻的各个功能开关,钻的方向有顺时针也有逆时针,调好后先在小木块上试了一下,后来在窗户上打孔,立竿见影,两秒钟一个孔,不到十分钟搞定一个窗户。

走廊里的电灯原来是“长夜灯”,白炽灯泡既不节能还经常坏。买了led节能灯泡,买了延时触摸开关,希望人来灯亮,人走灯及时熄灭。关掉电源,按照说明书干了起。安装好后,对着延时触摸开关大喊了一

声,灯不亮,用手触摸也不亮。拆开检查,线头没接错,怎么回事?家里有人劝,知难而退吧,还是花钱请电工师傅来,没有金刚钻,不揽瓷器活。回答是:让我再试试。在确认没安装错误后,先等等。到了晚上,走过走廊,灯亮了,几秒钟后自动熄了。触摸也有效。高兴之余,打电话问同事,回答:现在的延时触摸开关,为了更节能,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,是不执行亮灯命令的。只有在光线暗下来或接近夜晚时才亮灯。原来如此,恍然大悟后偷乐。

家里烧开水的电热水壶水开了以后开关不断电。上网查询,可能是开关坏了。自己动手,拆热水壶。在拆了几个螺丝后,不会拆了。只有找到修理师傅,答应50元修好。我在边上看专业人员是如何打开的,师傅回答热水壶时间长了,开关是老式的,没有配件。没办法,把电热水壶带回家准备扔掉,又不甘心。淘宝上一查,按照客户要求,花8元钱买了配件,收到后,安装好,修旧如新,高兴坏了。

通过自己的努力,为家里的水龙头更换,为吸顶灯泡更换,以及抽水马桶的修理、空气开关更换等等,从小修理中学到知识、技术,更多的是得到乐趣。也悟出必须安全操作、细心论证、学习求教、耐心等道理。

芬芳一叶

□黄红卫



秋意深浓鸭欢腾 陈顺源

郝明二三事

□黄红卫

一脚踏进幸福村,果然碰到胳膊箍着红套套的郝明。

“听说你上了好人榜?”我俩曾是邻居,相互还算了解,做梦没想到他能上好人榜。

郝明二话不说把我拉到宣传栏前。

“还真有你的。”宣传栏赫然洋溢着郝明动人事迹。

郝明咧着嘴:“那还能放假,我是幸福村协管!”郝明两鬓已经斑白,精气神却十足,步伐也相当稳妥,没以前瘸得厉害。

郝明生在幸福村长在幸福村,高中时遇着征地,弃学进了轧钢厂,谁知刚满师就出意外,被弹起的钢管砸中左脚,造成残疾。郝明要求厂方赔偿10万元,回家养老,工资照发。工厂意思你自己也有责任,上班开小差。那时郝明正满脑子谈恋爱,准确说法脚踩两船。村姑香香天天拎着草篮子候在十字路口盼他上下班,郝明不冷不热,嫌香香粗嫌香香俗。他看中了轧钢厂小会计,白皙、苗条、知性的小会计似乎也有小意思,面对面时总是含羞一笑。为此,郝明东拼西凑了一首赞美诗,正考虑何方鸿雁,钢管凭空飞至。

郝明不承认五五分,要工厂负全责,否则,休怪破罐子破摔。

郝明打定主意,趁小会计外出,一瘸一拐爬到办公楼楼顶,鼓足勇气一跃而下。幸亏只有两层,也幸亏匆匆赶来的工友。工厂害怕闹出更大的乱子,满足其要求。去财务部办手续时,郝明特意理了发抹了油。昏昏欲睡的小会计像看见鬼,哆嗦着身子开保险柜。郝明也大吃一惊,仅仅数月,小会计模样大变,脸庞孕斑笼罩,身

体像吹足气的猪膀胱。

还是香香好。香香听说郝明出了事故,立刻扔脱草篮子奔医院。当时郝明刚从手术室出来,尚未清醒,香香蹲守一角,候至半夜。郝明爷娘被感动到了,称有人看上咱是郝明福气!

要不是改制,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。

起初,郝明搞不懂改啥制?等参加过几次动员会,方明白工厂变私营,他将被一脚踢。

“除非工厂从地球消失,否则,我永远是一员。若当年征地的地幸福村还能收回,一脚踢就一脚踢……”郝明扎根厂长办公室,日夜不归,据理力争。

“不是一脚踢,是一次性赔偿,你把关系拿回去,爱干啥就干啥。这几年你并未躺在屋里坐在屋里,工厂睁只眼闭只眼而已。”厂长绵里藏针。郝明是没闲着,这几年一直在别处看门。

“若不残疾,我前途一片光明,不会苟且偷生!”确实,郝明曾是有志青年,初中就加入共青团。要不是那根该死的钢管,他准备申请入党。

“难道还想跳?”厂长不急不恼。

一脚踢名单公布那天,郝明爬上工厂水塔子,扬言像鸟一样飞起来!如好弄视频,二十年前的网络红人应该就是他郝明。未等郝明张开翅膀,两条胳膊被厂长牢牢揪住:“你横竖不怕死,锁保险箱得了。”郝明一吓,身子一软。

“别怕,是把你关系锁进保险箱,工厂仍替你缴纳五险,退休为止。”厂长毕竟厂长,算准郝明不几年就能办理内退。

郝明自以为打了胜仗。香香不以为然,不如一脚踢,一家伙踢出个万元户。

这时,看门的地方决定辞退郝明,理由是郝明只顾闹事,

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郝明不在乎,黑白颠倒的苦差事,干腻了。

郝明在动村里心思。自幸福村插上“幸福产业园”招牌,财如潮水。俗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,不指望村里指望谁?琢磨来琢磨去,决定从低保入手。他拦住村长:“幸福村几个低保户?有空调吃低保,没空调为啥不吃低保?”

郝明曾从看门的地方捡回一台破空调,墙上钻个孔,内外一连接,伴随香香欢天喜地的笑声,倒也享受过半个夏季的清凉。

“低保有标准,不能瞎吃。”“啥标准?”“反正你是国家工人,有保障。”“香香没,香香有‘三高’,不能干活。”“想怎样,还跳吗?”村里有几个刺头,村长把郝明排第一。“不跳,不吓我香香。信不信天天来村委报到?”郝明一脸挑衅。

直至某天集体鱼塘余满白煞煞的鱼,村干部们汽车轮胎插满钉子,村长忍无可忍,找到正在翻阅报纸的郝明,当场任命他为幸福村协管。

郝明若无其事问:“协管啥官?”“大官。凡你认为不合理、不合法、不文明、不和谐的行为,都可以管。管得好,奖励!管不好,拿你问罪!”村长郑重其事。

仿佛被打强心剂,郝明立马找来红套套。大概从那天起,郝明开始脱胎换骨,扶老携幼、带头募捐、苦口婆心协调民事纠纷……开始,人们持怀疑态度,认为兔子尾巴长不了。直至去年,为抢救落水儿童,郝明差点搭上老命,人们才彻底肯定了郝明。

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”我感慨万千。“多亏了香香。为了表示支持,香香戒了牌瘾,并加入社区志愿者行列。其实这点荣誉不算啥,中国好人榜才牛。”郝明仍咧着嘴。

“先祝贺你。”我伸过手。“谢谢!”郝明搓着两只手,文绉绉的神态,像极了少年郝明。

精短小说